

燕山长歌

■李 德

山河赋

车出京城，一路向北。窗外的平原渐渐退去，起伏的丘陵漫向天际。再往北，一道青灰色的山脉出现在眼前。这便是燕山。它厚重地铺展开来，从西南向东北，如巨大的脊梁，稳稳托起北疆的长空。

走近了，才真切地感觉到燕山的沧桑。据记载，这山的轮廓，是在一场叫“燕山运动”的远古巨变中形成的。最高的雾灵山，藏在云层后面，像个不愿多言的老人。山体由坚硬的石灰岩和花岗岩构成，被岁月的风雨切出一道道深深的皱褶和险要的关口。古北口、喜峰口、冷口……仅是念这些地名，唇齿间就像嚼了口来自塞外的冷风。

我曾在一个秋天的傍晚，爬上古北口一段残破的烽火台。那山势，像无数条奔走的巨蟒，嶙峋的峰尖如利爪刺进低低的云团，仿佛要坠入大地裂开的豁口。站在那里，才能真正看懂什么叫“分界”：山这边，田垄如棋盘，村落升炊烟；山那边，目光所及皆草场，毡房随着水草迁，风里带着牛羊和牧歌的气息。两种生活，被这山脊划开，却又在山脚的泥土里，悄悄地盘根交错。

山是天设的险，长城便是人造的骨。从战国时燕国那一道土垣开始，到明代砖石垒成的万里巨龙，燕山这一段，总是修得最用心，也最沉重。

我去过慕田峪，那里的长城顺势而建，如腾跃的巨龙，充满了生命的动感。而司马台地势险要，让人每走一步都像踩到古代守军屏住的呼吸。黄花城的“水下长城”更是令人惊叹，一段城墙没入水库，仿佛连战争与和平，在这里都可以心平气和地对话。

那筑成城墙的一块块砖石，本就是一层层堆叠的岁月：北齐城墙里粗糙的夯土，感继光精心设计的空心敌楼，烽火台上那一片抗战时留下的焦黑弹痕……

要说长城最让人感动的，或许还是那些无名的细节：金山岭保存完好的挡马石，将军关下磨损的石台阶，八达岭砖石上依稀可辨的“万历五年石塘路造”烧制字样……就像每块砖，都被长满老茧的手搬动过；每个夜晚，都曾有所思的笛声消散在这山风里。

当我用手触摸古北口城墙上一个个深深的弹孔，仔细辨认摩崖石刻那些模糊却铿锵的刻字，看见塞罕坝那些把根须像铁钉一样楔进岩石缝里的松树，忽然发现：燕山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都会铭记，会诉说，会见证。

二

千百年来，燕山山脉不知埋藏了多少金戈铁马的记忆。每一次大的战事，都像一次剧烈的地壳运动，不仅改变着山川的样貌，也重塑着这里的人们。

故事，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。那时，北方的燕国，为了挡住游牧部落的侵扰，开始在燕山北坡夯土筑墙。那大概是长城最早的模样，不高，甚至有些简陋，但从那些残存的土垄里，能摸到一种对“安全”的渴望。就是凭着这道墙，燕国才在乱世挺直了腰，成了七雄之一。

到了汉朝，燕山那些豁口，就成了帝国固守的屏障。据记载，少年将军霍去病，就是从古北口临近地区率领精锐骑兵，直插匈奴腹地的。如今，当我闭上眼睛，仿佛还能看见他身后的景象：山道上，运粮的车队吱呀作响；山坳里，铁匠铺炉火昼夜不熄；也不知是哪位母亲，一边抹着眼泪，一边把厚厚的冬衣塞给出征的儿子……

后来，唐朝的诗人经过这里，留下



春到燕山花吐芳。

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

了“大漠穷秋塞草腓，孤城落日斗兵稀”的苍凉句子。而“燕云十六州”的割让，像一道深深的伤口，让中原王朝疼了数百年。南宋的陆游，至死不渝念着北定中原。他在《楼上醉书》一诗中写道：“三更抚枕忽大叫，梦中夺得松亭关”。松亭关是燕山深处的一座雄关。诗人那一声喊，穿过几百年的风，至今听着仍觉得心口堵得很。

明朝，大概是燕山长城最风光，也最沉重的时代了。明朝廷花费血本，把从前零零散散的土墙，连成了万里砖石巨龙。我们今天看到的八达岭、慕田峪、金山岭，那份雄浑的气魄，多半是明朝留下来的。名将戚继光镇守这里，明朝会修墙，更会练兵。在燕山脚下的丘陵地带，他让来去如风的骑兵吃了大亏。那时的燕山，可谓是一座武装到牙齿的超级堡垒。

燕山最壮烈的一页，是写在近代史上的。当侵略者的炮火震碎了关外的宁静，这道苍老的山脉，又一次被唤醒。只是这一回，它要捍卫的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死家园。

那是1933年春，天冷得很。日本占领承德后，随即以8万人的兵力和数万伪军南下，分头向长城各口推进。长城抗战首先在冷口打响，接着扩展到东段各隘口。中国军队在冷口、界岭口、喜峰口、罗文峪、古北口等长城主要关口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，阻止了日军的攻势。守在喜峰口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闻令而动。旅长赵登禹带领500人的敢死队，以有我无敌的气概，手持大刀，在漆黑的夜里沿着陡峭山脊摸向了敌人营地。那一夜，大刀砍进敌头的闷响，豁出命去的怒吼、戛然而止的惨叫，压过了零星的枪声……阵地夺回来了，可那500个身影大多永远留在了冰冷的山岩上。

一种悲壮的血性，从这道古老的山脊升腾起来。音乐家麦新后来以此为题材，创作了那首令人热血沸腾的《大刀进行曲》。那调子，简单、粗犷，却像砸在心上的石头，很快就唱遍了全中国。喜峰口的大刀，砍出了中国人的骨气，也砍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：有些尊严，跪着求不来，非得拿命拼不可！

而在燕山更深的褶皱里，另一场战斗如同地下的烈火，也在静静燃烧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老百姓交融在一起。乡亲们把珍贵的粮食藏进隐秘的山洞，把素不相识的伤员认作自己的儿子、兄弟。在青龙县的花厂峪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。当年，一位农村大嫂为了掩护一名受伤的八路军战士，情急之下，把自己还在吃奶的娃放在一个浅山洞里，背起战士就钻进了密林。后来，孩子没了，战士活了。面对旁人的劝慰，这位母亲只是反复念叨着一句话：“八路军活着，咱就有指望。”

四

“八路军活着，咱就有指望。”这句话

话，像燕山的石头一样朴实，也像石头一样沉重。它说出了这片土地上最根本的信念：军队和老百姓，他们的命是连在一起的。燕山，用它宽广而坚实的胸膛，保护了这颗信念的种子，并用无数的鲜血和牺牲，浇灌它生根、发芽、成长……

三

漫长的岁月里，燕山的经济发展也被那道巍峨的军事防线深刻塑造着。

明朝时期，这里实行军屯，戍边将士“三分守城，七分屯种”。如今，山脚下的许多村庄，最初就是屯堡。士兵放下长矛就是农夫，拿起刀剑便成兵卒。这种军民一体的模式，催生出独特的聚落形态：村庄多建于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，房屋墙壁厚实，有的还暗道相通。今天，在张家口、承德一带，仍能看到这种“堡子”的遗存。

历史上，燕山地区并不富裕。为了生存，人们把智慧用到了极致：在陡峭的山坡上，一阶一阶抠出梯田，种上耐旱的粟和黍；利用山谷里一片一片的草场，放牧成群的牛羊；钻进深山，采集蘑菇、药材，换来针头线脑。每一分生计，都透着与严酷自然较量的韧劲。

最艰难的是抗战时期。日寇实行经济封锁，把根据地围得像铁桶一般。燕山军民积极响应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的号召，硬是在石头缝里开辟出一条生路。他们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开荒种地，在隐蔽的沟壑里修房建厂。草木灰制碱、古法造纸，甚至靠手炼火药……就是这些古老简单的生产方式，支撑起了不屈的持久抗争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燕山告别烽火，一场跨越数十年的经济转型就此铺开。燕山人像祖辈开垦梯田一样，一锄一耙地改造着经济结构。在燕山所有经济转型故事里，塞罕坝是最壮丽的篇章。这片位于燕山北麓、内蒙古高原边缘的土地，曾经是“飞鸟无栖树，黄沙遮天日”的荒漠。1962年，来自全国的369名创业者，靠住窝棚、地窖子，吃莜面就咸菜，喝雪水和雨水，在这里扎下了根。半个多世纪，三代人造出了世界最大的人工森林。塞罕坝的故事向世人证明：人类不仅能为抵御外侮改造自然，更能为子孙后代修复自然。

今天的燕山，绿色成了最动人的底色。那些曾被战火反复灼伤的土地，早已恢复元气。潮河、滦河的源头得到了精心保护，清清的河水送往京津；风车在山脊上悠悠转动，光伏板铺开一片片深蓝；长城脚下的民宿里，游客听着松涛入睡，美梦格外香甜。

燕山的故事结束了吗？它是不是变成了一本合上的历史书，或只是一片美

丽的风景？你若停下匆匆的脚步，贴近了去听，去看，会发现答案是否定的。它的脉搏，依然在沉稳而有力地跳动。

在游人罕至的深山里，军旗在一片绿色中格外鲜艳。官兵在这里日复一日地巡逻、训练。连队荣誉室最醒目的地方，“大刀队”的事迹静静悬挂着，那是每名新兵融入血脉的“入营第一课”。历史从未远离，它就活在清晨嘹亮的军号里，活在战术训练场飞扬的尘土中，活在战士望向远山那专注而清澈的目光里。

那些刻满伤痛与光荣的地方，如今建起了肃穆的纪念馆。黑色的大理石墙上，金色的名字沉默如星；玻璃展柜里，生锈的刺刀、模糊的照片、磨穿的草鞋，在射灯下泛着幽光。来这里的人虽身份各异，但脸上带着相似的庄重。最多的还是孩子，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，仰头听着讲解。他们眼中的好奇，慢慢沉淀为一种专注。一名学生在留言簿上写道：“以前觉得英雄都是课本里那些闪着光的人，今天摸着这些冰冷的兵器，才感到曾经活生生、有体温的人，其实就长眠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。”

燕山不老。它承载着记忆，承载着信仰，承载着一个民族在苦难中奋起、在抗争中自强的红色血脉。它的每一条褶皱，都藏着岁月的密码；它的每一座峰峦，都成了精神的坐标。

让我们记住这座山吧！记住那些名字或许已模糊，但精神已化作星辰的普通人。正是无数个他们，用最珍贵的血肉，铺成了我们脚下这条从昨天通往今天的路。而我们这代人，以及接下来的一代代，所要做的就是把这沉重的记忆与滚烫的精神，化作向前奔跑的力量，让燕山的回响，永远激昂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上。

燕山长歌，苍茫而起，永无终章。因为山魂永在，因为薪火相传。



作者小记

李德，1974年出生，四川省苍溪县人，从事军事新闻工作30多年，出版有《听涛》等新闻作品。



《云涌燕山景如画》扫码观看视频

我驻守的地方

那年部队转隶，我随连队奔赴长白山边防的维东哨所。维东哨所位于长白山西麓的无人区，方圆百里渺无人烟，每年冰雪期长达8个月，夏季昼夜温差将近20摄氏度。没有自来水，冬天水源封冻在河面之下，官兵每天要凿开半米厚的冰层取水。电更是奢侈品，靠发电机定时供应。一入冬，大雪封山，哨所便成了“雪海孤岛”。

37号界碑，就立在离哨所约10公里外的天池之巅。

还记得我第一次执行巡逻任务那天，高山杜鹃开得正盛，蓝天如水洗过一般澄澈，白云悠悠，秋色与绿意交织成一幅天然的画卷。我们背着枪，步伐坚定，一路往上爬。渐渐，路旁的绿意褪去，满目皆是金黄，再往远看，山巅的积雪若隐若现。风越来越大，也越来越冷，卷着细沙打在脸上生疼。

就在峰回路转间，战友忽然兴奋地说：“快看，界碑！”

我循声望去，37号界碑赫然矗立眼前。花岗岩基座沉稳厚重，不锈钢栏杆静静环绕。界碑上那枚火红的国徽在秋日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，“中国”二字遒劲有力，红得耀眼、滚烫。一路的颠簸与疲惫烟消云散，我只觉得胸口有股热流在翻涌，心跳也跟着加快。

老班长说，这块近千斤重的花岗岩界碑，当年是老兵们一步一步抬上山顶的。他们用木板护住碑身，两头系上麻绳，喊着号子，把界碑抬了上来。接着，挖坑、立模、定碑身，再一趟趟从山下背来混凝土灌浆。任凭山风呼啸、雾气弥漫，他们让这方界碑稳稳地立在了长白山上，立在了祖国的国境线上。立碑那天，大家围着界碑站了很久，脸上沾满泥灰，眼里却闪着光。

巡逻37号界碑，也成了我和战友们最期待、最神圣的时刻。我们会仔细擦拭碑身的尘土，让国徽和“中国”二字保持鲜亮；在界碑旁插上五星红旗，看它在雪山间猎猎飘扬……

为界碑描红，是我们引以为荣的庄严仪式。两名战士持枪肃立在界碑两侧，其余官兵整齐列队在界碑前。排长下达“为界碑描红”的口令后，描红的战士捧着油漆与毛笔，齐步向前，立正敬礼。他们先用毛巾仔细清洁碑身，再蘸着油漆，一笔一划描红。直到“描红完毕”的报告声响起，排长下达“敬礼”口令，全体官兵齐刷刷举起右手，向界碑敬礼，这场仪式才算圆满。

长白山的冬天来得早，雪大且急。大雪封山后，通往37号界碑的巡逻路，便成了一条艰险的征途。我们乘坐摩托雪橇向天池进发。风卷着雪，像凶猛的野兽在怒号，疯狂地往脸上砸，让人根本睁不开眼。到了山腰，厚厚的积雪早已将路掩埋，我们只能下车，凭记忆在雪地里摸索前行。深一脚，浅一脚，有时整个人都会陷入雪窝里。身后的脚印刚留下，转眼就被风卷起的雪沫子填平。大家手里握着滑雪杖，前头的人喊着“左边有石头”，后头的人应着“右边是陡坡”……一点点向山顶挪动。

使命、责任、忠诚、奉献……这些词汇，成为带着体温的动词，刻进每一个脚印里。

有一次巡逻到界碑，我低头看着脚下的土地。界碑一侧是祖国大地，另一侧是异国山川。那一刻，我忽然

长白山上三十七号界碑

■蒋德红



维东哨所官兵为37号界碑描红。作者供图

理解了老兵们常说的：界碑从来不是一块冰冷的石头，它是祖国的国门，是我们的战位，是需要用生命去捍卫的信仰。

长白山的37号界碑，见证着一茬茬年轻官兵的成长。他们带着青春的朝气与热血而来，把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这片土地。老兵离队前，最想去的地方便是37号界碑。他们会在界碑前重温入党誓词，铿锵的誓言在凛冽的风雪中久久回荡；会向界碑再敬一个军礼，饱含敬重与忠诚；也会给界碑再涂一次新漆，让它永远闪耀着庄严而神圣的光芒；还会在界碑旁站最后一班岗，牢牢记住身为边防军人的责任与担当……

漫长的岁月里，我们与风雪为伴，与界碑为友，看遍了长白山四季的更迭。脚下的路走了无数次，路边的草木都记在心里，界碑的模样早已融进血脉。

如今，我依然站在37号界碑前。阳光洒在碑身上，国徽的红映在我的军装上，也映在我的眼眸里。

本版学术支持：褚 银
版式设计：贾国梁
技术支持：李连杰、李汝海